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四

豫章

朱

健子

強效著

弟

朱

儼子

美父訂

二和門人何

介石公父較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昔者帝堯時洪水為災帝咨四岳治水者僉薦鯀帝
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禪陞鯀而更謀善治
水者四岳又薦鯀之子伯禹諧舜于是進之司空俾

治水禹既受命乃握括符暨虞余度人徒以傳土傳
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履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
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疏停導滯鍾水豐物身畚芟
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次之所被則徐輕而
兗青冀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都故治水
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
東○至○底○柱○及○盟○津○維○汭○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灑○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合爲逆河
以入海冀州旣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
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輦洛而入河
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人海故東
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
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淇水定淪沛潒决
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于是由荆
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
奠江河之上流櫛泉繁以派諸術濬畝澮以距諸川

汨九川以距諸海。九川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愀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受畀。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聞宛。委黃帝書。乃登鴈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至名山川。以利于民。山川理脈。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

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當是時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榻。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古人云。明德遠矣。微魚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也。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施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夫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

惟河爲急。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塞之虞。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此所謂決九川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畝澮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故水

由地中行，而民免昏墊之害。萬世疏鑿之智，孰有外是者哉。至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塞，猶近循禹之跡，故也。迨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當時溝洫澮川，起自田畝，畿疆封築，取諸農隙。旱蓄潦泄，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乎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灑，河出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其後東遷，靈王時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

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鐘其美，是故聚不菹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淇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

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夾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燭，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師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

豐民人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缺以滑夫二川之神使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養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夫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妨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不聽，卒壅之。數傳至定王五年，河南徙於磔，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壅遏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反加決灌以隣爲壑。而河遂盪溢，滋爲患。言沿及漢興，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都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中，河決匏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河移徙，歲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爲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匏子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蹟，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璽，令群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都燒草以故薪柴
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捷于是帝悼民之久勞哀傷
大息而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
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鼎
間方事匈奴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
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
書觀地形令水土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
注之流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
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

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
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
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
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
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
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
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
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曲三所水流之執
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

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
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
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
界城郭所居尤卑下上壤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害者
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
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
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
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旣滅難

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
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
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
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
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
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筭能度功用遣
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人平

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都史大夫尹忠對方畧䟽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

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

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廼成復賜延世黃金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二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開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

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
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
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
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
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
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
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
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

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
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
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
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
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
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待詔賈讓上議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妨。小木得入。陂障卑

古今治平略 卷一四
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兇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

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
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一激
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此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
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
堤勢不能遠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

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
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閼析砥柱破碣石墮
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
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
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
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

作之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常卽此水門治渠但爲
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
地諸渠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
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
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涿潤上激民
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
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
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
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

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

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涓山用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得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太○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其時
無○施○行○者○迄○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
決○積○久○日○月○浸○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
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
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擁○塞○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
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
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嘆，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悉民時。議者異論，久而不決。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雍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有薦樂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引見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䟽決壅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澗、伊汝嘗間溢爲敗。然不至大橫決，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
 楊穀抵張秋以遏涓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離而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
 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方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
 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
 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
 州水漲壞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堤屢決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時歲以為常皆以

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濱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藝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粥雖救荒下策然舉行固自有法蓋處之宜廣不宜隘舉之宜同不宜異令行宜嚴不宜寬食之口宜散不宜聚授之餐宜遍不宜頻是在賢守令善行之而已

太祖謂曰霖雨不上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
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
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
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翰至
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
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
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
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

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
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如此二州之
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人王莽
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
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
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
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
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發卒治已乃塞詔長吏以
下及巡河使時行經庶勿致壞隄違者當置于法真

宗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河決聶家口及李民灣環城
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城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
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壩地益削河勢高民屋
始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著作佐郎李垂上
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
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
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
利哉漢武捨太任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溢充泛
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

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
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海盜而招寇矣○一
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
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廷臣議其煩費○遂寢時○黃河
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爲之名○立春後東風解凍○並
河人候水○寸夏秋爲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莧始華
水長○謂之莧華水○春末蕪菁華○謂之萊華水○四月麥
黃水○五月瓜蔓水○朔野水○堅盛夏消釋盡而沃蕩山
石水○帶礮腥○謂之礮山水○七月豆華水○八月荻蒿水

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其非時
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菱蘆薪
撻○概竹石菱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稍菱相重○雜
以土石○貫以巨竹○外舖菱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
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蹙水勢護隄焉○仁
宗時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參政蔡齊曰○
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漚滑潰壅之
患○而貝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國便○但當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
 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
 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執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
 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
 下水之本在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
 臺尋塞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
 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壠大決是決

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
 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
 流先淤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
 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
 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
 言六塔既開河執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苦
 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
 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河德
 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况開六塔

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歲大決。溺民夫漂芻藁無筭。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艱大。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宋昌

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矣。自澶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棗疆。願䟽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迤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關於赴海疾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覩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

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
 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於海。
 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於海者。也。時議
 者多異。帝意主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名。具
 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全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
 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難舊濶
 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東大河於二百餘步
 之間。下流既壅。蹙過湍怒。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
 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儻令河門束狹。上
 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人。又恩
 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則西山。諸水腹背交注。
 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外官詳度。帝復命
 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
 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塞。宜減折
 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裏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誠
 葺治。卽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河水東去。生堤本
 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終以琦說爲疑。
 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

流稍自閉水官張翬請塞北流詔光茂則復往視光
入辭言鞏欲閉北流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隄
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
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新躬有備
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
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何時成光
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三流于鞏
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深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
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難光曰
併爲一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今減北流財力
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光以
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光議屢不合意沮議罷
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降詔獎昉鞏等而河乃
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
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已又溢漕村衛州時新堤
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數
遣使經度而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
因今漚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

帝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調發良苦今復決奈何且
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但聽
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
又水散滂久復澱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
之瀉鹵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往誠
葺理則河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議者獻鐵
龍瓜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効帝謂安石曰歐陽
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盍已
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

何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
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厲而是秋河溢壞民
田特甚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昉以憂
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溢南東滙於梁山張澤灤
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灌
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者捍築而塞詔
名曹村口曰靈平已小吳埽復決自澶淵入御河恩
州危用李立之言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捍之而是
歲河溢內黃埽決鄭州原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

決水靜軍阜城埽靈平下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
 難於是舉治河司言洛口廣武埽河塌岸敗侵斗門
 萬有一人汴且為都成憂詔速護迄歲終乃定七年
 河溢元城掃決橫堤破大名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
 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號呼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
 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遠屬都
 水監卽倉卒何施詔聽越常制牒所屬不及者移用
 違者聽劾治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
 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

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為
 安石使卒以不治元祐初霖前溢河北諸郡而回河
 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
 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
 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執力過先帝也右相
 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
 今聖意有所向為天下先矣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
 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
 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為契丹

利純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卽
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
以冀功。又豫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
奈何起數千萬繁費。圖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
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險曷
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
未見其能有阻也。况今河流。亦必果過界而北乎。明
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需。後而尚書省守
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具對言。

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於海口。熟觀
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間闊百
五十步。至五六十步。深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
流之後。闊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百步。深者三
丈五尺。淺乃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卽入地。自深。
自元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傾。建今八年。
衝刷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
八年元祐元年之水泛濫。非常而大吳上數百里。終
無決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灤

雖有限遠之名而無其實淺可蹇裳以涉深可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商胡之決久已填淤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大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滿迅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藉令有此則中國實據上流契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太原右北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途豈嘗以塘灤界河爲之限也臣等竊伏爲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難湯流行遲淺則有淤壅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獨有剗除無由淤積便之大者也乃罷回流及修減水河議未幾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言大河千里未見歸納欲爲經久之計宜循二股之策時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循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旱暵詔權罷修河蘇轍適使契丹還言河北之民間詔權評宜先罷修河司及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其罪六年乃竄責李偉明年以吏部郎中趙僞代之

備素與安持等議不協至是三省議作北流軟堰備
上言曰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
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舍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
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豈勝窮
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
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
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
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
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
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
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
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姑爲軟堰知河
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竊恐其在有
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
治東北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
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
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
壞東郡浮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閉北流乞下都水

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塞梁村口
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分殺水勢以護東流之平呂
六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
力以爲不可是歲紹聖元年也轉運使趙侁深不以
爲然提刑上官均助之僞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
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棗始
備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
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
掃剝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
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
今欲彌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
也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
慮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
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
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
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
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
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

無害知章復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退近日
遣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
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
講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
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開口蓋採川漢人之論俟其
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板
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
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僱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
買植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

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
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
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
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
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禁山水
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
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
糧稍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廣武埽危急詔王
宗望亟往救護旣塞河畢工因上書言自元豐潰決

而東北西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自闕村至栲栳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闕村下至海補築新舊隄防。疏濬淺淤。雖盛夏水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彰聖明獨斷之誓。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時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患流。其人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以棲詔諭。還本土就賑而安持復言。請開澶州故河以殺漲水。於是商英又疏言。今年開北河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

宏修緝堤埽防。將來壅決而已。近聞安持宗望等卻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候漲落相度。施了前來漲水。及今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數年。豈得不見更候漲落。則是狡兔之穴。自爲潛身之計。悠悠之談。非公心爲國也。乞詔前後水官及前後本道監司經河事之人。詣都堂反覆詰難。取至當議定。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建

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
湯流今已淤高三四尺空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
覲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
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
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
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祇於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
乃譎謀異計欲立竒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
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
齒梢芻村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
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
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
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
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
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
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
向寬立堤坊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湯流若恐北流
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
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

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
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
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
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
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
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束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
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三山爲趾繫浮
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
舉司董其事而巨濼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滑

州者賜名天成橋自太伾山至汝子山浮橋屬滑州
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聖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而蔡
京建閣于三山橋名曰纘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
門已又以河清稱賀然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而湍
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濫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
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至于大河浮橋歲一
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
大河之勢取其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泊生靈無
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而父子相繼領職聚歛

金帛交結權要超附名位所辟官吏皆計金敘績富
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廷分爵賞每興一役乾
沒無數至靖康雖罷黜而國已南矣史臣曰黃河自
昔爲中國患大矣探厥本原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
其源實始于吐番朶甘思西鄙曰星宿海其四山中
有水百泓滙而爲海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自此流
東出曰赤賓河合諸水而流漸大爲九度河其水猶
清淺可涉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合納憐河所謂細
六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

里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過臨
洮合洮河東北流抵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
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東勝折而南山龍門過河中
抵潼關東出二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
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湖
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
里恒被其害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管兩經泛
濫尋以疏治復禹蹟不遠而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
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

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况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虜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至大德初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善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川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遏之上決下潰功

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在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

甚重省臣以問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
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
功論及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
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
必當治先是魯嘗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
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
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
二策對脫脫題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於

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賈魯行視河議其疏
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
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
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
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
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
辰至酉論辯終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
相意已定且有人在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
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

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元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婦堤成河復故道招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效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贖作至河防記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

二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得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翔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

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
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
卷牽制蕪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
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
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
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
深也又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
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
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

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礎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
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先是河
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
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妖寇乘時而
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
民動衆之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亾者實基於上下因
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
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
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

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國朝治河

國朝 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
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故
道遂淤自是至 永樂歲爲決徙修築隄民用困弊
至九年決益甚時議濬黃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
祥符縣中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空可濬大發卒
濬之而主事藺芳言今于中灣分導河流使復故道
減萬世利然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緹泥草難堅久宐
編大本成固若欄圍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

五脚而橫木貫于椿表牽築隄上便從之河以分復從故道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又決棗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於淮 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 遣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汝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卽夷水執旣肆又由豫而兗土疏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

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宜無溢潤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顧開之令爲患耶 上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攀至蓮花池大渚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

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水，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云：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

口。湯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湧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

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議者洵洵謂河不可復。安復沿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闕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澇頗循

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灑爲二一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室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旣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混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

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
千斤有奇竹木新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
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
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
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
以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
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
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
二瀆而爲一也日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

郡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
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積有滯如鉅野梁山等處
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
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
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
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
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
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
由西迄東歷睢陽亳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

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必未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旣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巡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

舉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渺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損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惶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取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烏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益

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爲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鱉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舊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安之

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束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

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於鳳陽膏腴之地。歲爲河泮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以權此矣。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爲數支。以達平原。抵直沽。卽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執。然雨水未作。河流細小。卽引漑固無從也。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今河自徑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徑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湯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于淮。今且淤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滂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

也其陽谷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榮澤聞孫家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湧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陽湖左睎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

口闊五六尺以通二舟之交冬月水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船轉運至京又聞沁入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閱六十里通衛近年始淤是河流因沁可以達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注宿遷殺其勢詹事霍韜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憂之以爲

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東捍而東北諸山連亘如列垣卽爲患猶有所抵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孰不可復禁禦不若先疏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卽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

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我成祖皇帝定鼎神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今莫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人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爲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至淇門入於衛達京師今一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

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可備旱潦，兼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羸瘠爲富強，夫水流行於地，猶血流行於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調理乖方，注於下爲痔漏，焦於上爲髮膚燥稿，而身爲之厄。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於下而痔漏也。今疏之達衛，猶上運於支體，沿

河州郡，疏爲溝洫，旱灌潦泄，以興民利。猶血澤於皮膚，又自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迹，築爲邊墻堰，爲陂渚，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陝。猶血運於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韞大然其畫具，疏上而黃侍郎縮方赴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敗漕甚，則疏言臣嘗考堪輿家言，兩山相夾，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必繇焉。所謂水繇地中行是

也。禹疏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矣。戰國開阡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田，不免作渠以灌田。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况砥柱而下，多衝擊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淤泥下積，河流上高，於是爲隄防以障之。今洛陽河堤，邛高於汴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今豐沛徐淮陰雨連旬，千里爲沼，室廬穀土皆爲洪波。國家嗾禱之地，至於此極，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而疏治之，非順其性

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兗冀間，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然兩高中下之形，浚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水由地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而固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泛聽典籍人言，必求禹迹，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而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莊馬腸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堤岸，疏湖中積沙，以深

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鈞見口北至安山固
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湖水低
甚改漕河經焉可免濟寧高源淺徙之艱則漕亦何
賴於河哉下部詳議而河道總督盛應期言窵于昭
陽湖左別開新河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
餘里以通漕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
之乃集夫役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
可成徒靡財勞民 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河
之議遂寢其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

朕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狼與
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楮
沒不敢引河且于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
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滙水諸湖以
淤而決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係當圖萬全
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耳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
滂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
之爲萬全也事須後蓋 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
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役丁夫十四萬三千九

百人濬之四閱月始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渦奔
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冬忽復決河南夏邑開數
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
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碭徐邳之
間漂城郭人民爲菑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
皇祖陵地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
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
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溢無極至四十五年
河塞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

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躬相度
訪應期故迹因䟽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
又欲資其利幸今河直秦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
新河以漕而廷議以爲河湍悍以秦溝兼數河之
任恐不溢而北卽溢而東又抵極而反於西南是以
沛與魚臺爲壑也幸故道滅未久空可濬而從上原
開支河以殺水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
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

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卽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湧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賁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濬者亦以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今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

西堤以固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二年總河翁大立言新河勝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河難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旣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便利不煩牽挽五也夫漕河固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束突則以南

陽湖爲滯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安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又引昭陽沿鴻溝以出器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于此者從之明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竇應湖堤往往崩潰山東莒州郟城諸處皆溢從直河入邳州溺死人民無筭大立乃繪圖以獻且言權宜之計

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廷議爲自往者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近日改成新河而豐沛之害平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安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䟽鑿費亦自省于是復以衝往蒞之衝言自景泰間奪河爲漕而今徐邳之漕河卽黃河也往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沾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鷄

岡山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宐將議者開加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淮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陽諸郡悉爲巨浸議者洵洵爲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往來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濬海也然河未易

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坊卽以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宐疏令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卽水力益弱宐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畫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關而觸漕也嚴五壩起閉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官民船並盤壩禁於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畚塹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來峙以

東水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
原堤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墻高譬重門以
待暴增續以禦寒卽有異常泛濫之水縷隄不支至
遙隄而極隄蓄豬者寬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
必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濟而深通然堤堰
雖堅而䟽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
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
獸鬻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
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

漸䟽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
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
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
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
州幾成魚鱉之鄉 祖陵松栢槁於水者過牛巡按
御史牛應元上其狀 神宗赫怒易河臣遣科臣

荒度之迄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
家壩三十里下五巷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
議廣䟽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

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堦數十萬金錢枉置烏有矣未幾晉大司空假手伏事者挑三山台趙家罔旋即告阻而徐邳之流幾斷致屢易河臣終以天心效順而河雖薦小警無大變云嘗試考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

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願江在中國右爲陰性深廣而泗瀦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潏而善容雖暴險不爲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堂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槽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故湍悍迅猛旁激直瀆湯沸于平土而不可制且其自昆侖入中國

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初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關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以障之無洞庭彭蠡以蓄

之則其衝溢震蕩任性而往也固其所哉當時禹惟悉此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遂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以入于海流道旣廣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况是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河徙矜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決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
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
千乘德棣之河復播爲入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
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後八十
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
都金堤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
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榮東至
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䟽壅令更相洄注

繇是至唐不爲患者千百餘年或者遂以爲王景隄
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
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尋丈之防而捍之是猶以螳
臂而當大車之奔也豈可得哉由是言之河之分不
分其利害昭然可睹矣然始猶東北以入于海未入
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徙頓丘隋煬之引汴始宋熙寧
澶淵之決實濫觴焉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
之河而欲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迄我

國朝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繇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宋學士廉有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辟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宐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卽賈讓之

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爲四肢之患，而今爲咽喉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漕，令河適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漕必隄，使南而後安，則漕安而河勢又愈激，不可制。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之所爲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本而徒執其

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難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僅止于草浮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淮受之宏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宏因而濬之使其流既分則勢益殺而河當漸寧。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汙而河患未可終彌。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卽有八珍之

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爲河奪而股脛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岡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加之役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䟽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由斯以談欲全泐河而朱旺口之大桃何可緩也。獨是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爲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輒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陵北虞運以

奔騰澎湃之勢而束蕭碭百里之間主籌者見
未必盡真借筋者謀或不盡効又况中外異勢
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豈必操畚揭
懸圭臬之或錯也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奈
何始則假學制之錦望其成終則顧已破之甑
追其敗且工雖主於事中議或懸於局外議從
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
以生後毀贖不瞬舳舻而談利鈍足不履撻撻
而議通塞蓋斷之於獨啓後日之衆口不若徇

美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食而夕病故治溝
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見奪治河者當治之淮
而後河流不致于肆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河
流之分者不致于中梗而有所歸則下流通上流不
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庶幾昔者先冀
究而後梁雍之意乎然或者爲漕固以汶而不以河
河可使北而復于故道雖禹之九河不可復考而千
乘德棣之間漢人指爲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
倘可縷析而分注之使反于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海則將大有所泄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橫潰爲民害也。但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可以制而用之以漕以溉無不可者是則百年無患之長策哉。固今世之所大諱者然則亦惟固隄埽而勤巡視謹修賈魯之三策而已矣。

孫愷陽論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爲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爲腹夏鎮而南爲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之昭陽湖而胸腹潰

之於衆昭今日之僉謀也。且地聯二省議或參商總河者欲聯爲一體而守土者或分爲二支故議相反輒明害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釋負於此則甘心於壑鄰欲嫁禍於彼則籍詞於築舍且上潰而下方汗堤坊之責也。而或諉之上下下淤而上方潰疏濬之責也。而或諉之上獨議之則各諉其責而偏護其短并勘之則兩執其咎而通省其罰其成則碧幢油幕居其功其敗則黃綬斗食當其罪監司諉之倖令簿尉

諉○之○編○丁○甚○之○已○告○決○而○尚○奏○其○成○方○告○成○而○
旋○聞○其○潰○總○之○治○朝○冬○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
之○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為○遍○遷○以○責○成○省○議○
論○以○寬○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烏○得○
泄○泄○乎○然○防○軸○之○折○而○更○載○軸○速○其○折○也○見○徑○
之○塞○而○不○別○啓○徑○益○共○塞○也○舊○有○膠○萊○之○議○近○
有○沁○衛○之○議○雖○其○說○如○建○屋○者○之○為○半○料○而○前○
人○已○言○之○而○已○試○之○豈○其○白○瑛○之○說○以○人○廢○乎○
文○皇○帝○雖○罷○海○運○而○遼○洋○獨○不○廢○且○不○以○入○北○

軍○而○屬○之○南○兵○也○然○則○神○謨○聖○慮○未○嘗○廢○海○
運○而○主○計○者○又○烏○得○不○遠○思○也○

張○雨○若○曰○自○禹○別○九○河○殷○五○遷○復○歸○於○亳○以○避○
之○周○之○決○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
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為○備○以○防○之○漢○武○瓠○子○
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為○法○不○同○要○
歸○於○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焉○尋○
置○河○口○轉○塲○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
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

防文彥博亦思憑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
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
懋矣乃殷獨憊于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昏墊八
年腴泚自可保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
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
各共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困也然而
䟽排之利遠也三代而下漢費侈矣乃唐獨省
於宗者非幸成也管仲塞九爲一白圭壅水壑
鄰戰國列侯務盡地力千載淹淤待時崩潰漢

始承之物力旣富講求未精宋都河南恃以塹
虜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灌
漑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不復
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勞逸之形殊也大都
太上務䟽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
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無策矣今之漕畧與元
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
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收勝國以後挽漕
之便而不鑒勝國以前瓦解之憂謀事者得無

疎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爲漕斯漕承河患耳黃陵岡旣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泃河旣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艦百萬皆浮汶泗安所籍而承其敝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汶泗蓋必有石脈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卽有衝決如汗液之布於膚外而况木之所聚卽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也祖壠鬱盤雄視淮泗何至而過慮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

穀無筭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廢漕則不可東南灌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一旦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閭閻棄本業也向者開荒至借市於民以充數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客去賦亾日歸民矣且田有易鹵民須召募此又可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蓬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患此欲棄漕并棄河也然漕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

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脈犯潮
汐觸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况舍二百年之
人謀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
此又可無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
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
復用河耳。一引於濟張秋漲矣。一引於徐茶城
竭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
迂道千里交承其害。謝涇渭之安流而就岐回
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

議也。夫前之說二為漕也。為陵也。固為河也。
時以為害而愚以為不害。何也。若舟已移而刻
之不止。後之說三皆為漕也。亦為河也。為陵
也。時以為利而愚以為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
藥之不置。雖然調漕不因河可求。河不侵漕得
乎。謂河不妨。陵可求。人不藉口。得乎。謂河故
其來也。必務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
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
防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淫之漸。河藏於不竭之

淵人疲於奔命之府。於是而財力殫矣。然則當事者何可不爲變通計哉。一日議分黃。謂分得其術。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青徐充冀。寥濶千里。震蕩衝突。惟力所及。僅而容之。今蒙墻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歸出荒原。滿目鏤雕。半無完土。卽欲分疏。正如甕中畫水耳。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獨不可引黃北流。使分南方之半。蘇又魚之

民乎。衛水自臨清而上。土脈堅厚。地形駛疾。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日省工費。謂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日。朱旺口之役。用工二十萬。其檄下郡縣者。也。持樸裹糧。肩金荷鍤。亦將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埽。樵蘇斷絕。烟火僅屬。言之可爲酸鼻。費緡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畚鍤之費。樁埽之費。檣車之費。亦

將倍是河之所及。既以河嚙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嚙之。變窟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爲堤防者。十之八。養由基雖善。朕乎亦務息哉。竊恐其易潰決爲土崩也。苟無大害。曷緩之而俟其定。一曰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爲防也。向者河上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困。豈專其責者。益其事哉。蓋分則各守其土。而入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擅其成。而計伸必然之畫。凡濱河而邑者。能高其選乎。令異日皆可總河。

焉而況以數千里之地。第責其防護而已。分水之後。堤壩完固。加以精勤。不爲掣制。其何難焉。一曰省議論。謂空言無當。不若攝歸實用也。神禹智矣。而不保商殷之決堯舜聖矣。而不參荒度之謀。夫大成而小敗。寬之可也。甲得而乙失。準之可也。先利而後害。修緝之可也。彼皆可謂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積。而欲以一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移。故慮誠不知其解也。夫分黃之議。法乎疏上也。工費之省。法

乎委中也。責成之重，法乎防下也。上之不敢用，中之不肯用，下而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議論滋熾，則爲道旁築室而無一可用者矣。斯又古今之通患也。

案泃河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第經營之始，或因渠而濬，或就陸而穿，塹山剗石，引泗合沂，流爲大川，以通輓運。當

穆宗朝，都御史翁大立倡議開之，差勘而寢。嗣後尚書朱衡、都御史萬恭會勘，未決。至萬曆三年，都給事

侯于趙、都御史傅希摯、巡漕御史劉光國，勘議費奢，亦不果。迨年汶泗泛溢，魚滕沛徐之郊，堤潰運阻。二十一年，總河舒應龍題

准挑韓莊中心溝，鑿礮避石，通彭河水道，以入黃而泃。口始闢。其後二十五年，河決黃堦，二洪告涸，糧運淺阻。總河劉東星尋韓莊故道，鑿良城侯遷莊及挑萬莊，由黃泥灣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而泃脉始通。至三十年，河決沛縣大堤，繇昭陽湖穿夏鎮，橫衝運道。三十二年，總河李化龍以

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尋舒劉舊績。而都水司主事梅守相為陳泃河利運狀。於是題請開泃河。疏言曰：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繇漕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只至何家堤，經符離道，雖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

河所通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於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泃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

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緯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惟是泃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緯。是以有水難也。泃河開而運不借河。有

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卽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

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益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泃河而安流。逆浪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叅罰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䟽。

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陵捍患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柰何一日而令其索寞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泃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泃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泃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一
高土而居之。此爲曲突徙薪於徐無疑者二。故
泃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又題
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
溝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於
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泃不已。復
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於隄則
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於穿漕兼以分黃則
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害運蓋臣之分黃
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

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下分臣計河勢已
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
可治卽李家口之運道可清蓋臣之塞決祛民
災也亦以保運道也。又題向來運道必由徐
邳以達鎮口河一北決曹單曹沛之間則總由
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苦水溢河一南決虞夏
徐邳之間則總歸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苦水
涸今新河一成則自直口至夏鎮以外河三百
六十里之迂途易爲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徑

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其能係運道命脈者寡矣。然自朱旺口以上萬一決單則單城爲沼決曹則曹民爲魚下而豐沛徐邳魚陽各城數十萬生靈皆懸命於一線之隄。則隄防亦何可弛也。然此數城者直有關於民命耳。至於中州河防所關更重。又不獨在民災已者。荆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口野鷄岡及蒙牆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儻一不守北必壞運南且傷。陵則隄之所係豈值一城一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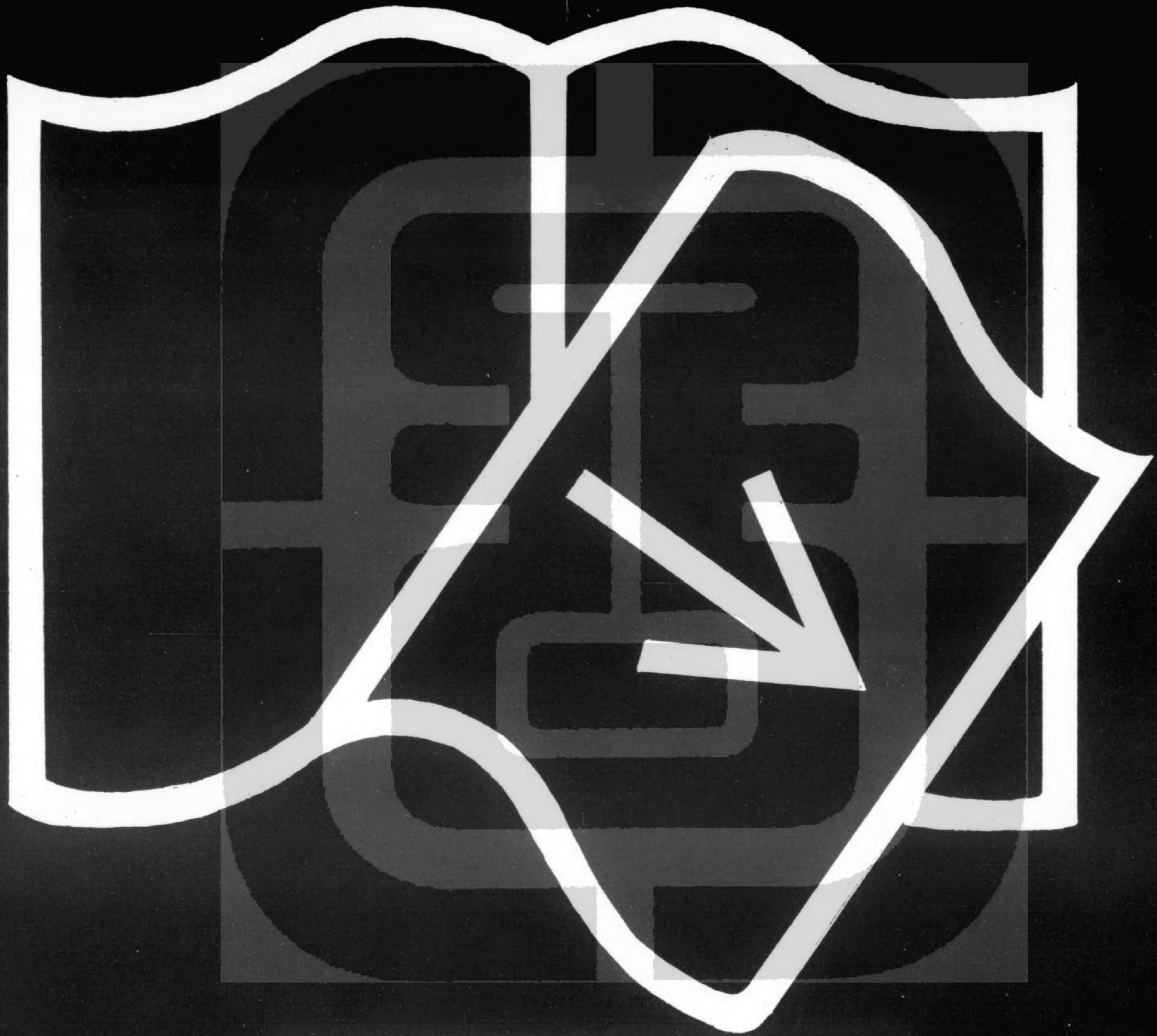
利害已哉。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柰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去年水行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今年分行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且倒灌矣。自倒灌之議興而築塞之事緩卒至事久變生。隄潰河淤。然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亦未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觀之也。臣觀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其地在下流者比之上流低可三四尺。

臣向止以樹上水痕驗之耳、乃近日南北兩河水落之後、其下流皆通黃河水面相平、乃北河水不浮舟而南河舟行如故、則北高南下居可知矣、夫北河非高於上流而南河更低於北河、若水入新河、兩河分流、總使伏秋水漲、不過溢岸以行、豈能自旱而趨高、自下而返上哉、蓋卽今年下流決而上源無恙、亦自可知、又何倒灌之足患也、臣又查得水落之後、朱旺口以上河水皆離岸五六尺、卽向來伏秋水漲、溢岸而及隄根者、不過時消時長、未有數日拍岸者、比之單豐行隄、以一線百里爲全河之岸者、原自不同、則上源之隄更爲易守、抑不直此也、自朱旺口下至黃莊、無南隄者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許家口入徐矣、自朱旺口上至黃堽壩、東無南隄者十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碭山城南、繇楊家樓入徐矣、自黃堽壩西至王所樓、無南隄者十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司家道口、至浮離橋矣、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下亦

國朝治河

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故前人之
治河屢矣前人之修隄備矣今第有相率守之
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
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
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
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着肩自不暇於騰
口說矣蓋其議起自夏鎮訖於直口綿亘二百
六十餘里避黃河險者三百餘里其間改李家
巷以避河淤開王市田家口以遠湖險中鑿郟

山以展河渠建良城臺莊侯遷頓莊丁廟萬莊
張莊德勝等開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計而
泃之運始行總河曹時聘復建壩遏沙修堤渡
緯置郵驛設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而泃爲坦途
總河劉忠復慮其易淤議以每歲三月開泃以
行運九月閉之以修濬閭呂壩令圃空蠶黃於
是泃黃並用云議泃之初度費以百五十萬計
李公用二十萬而役竣自三十三年三月放水
行漕嗣今四百萬軍得以避險就夷厥功爲竣



P79-P80

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舊修歸仁堤疏
曰糧道係國家命脉黃河係糧運咽喉去歲
運事之遲黃河之溜居一焉則今歲速運之計
治溜宜先惟是黃河性悍洶湍怒濤澎湃而來
濬築難施昔呂梁之險百計料理而危如故獨
泃河一開運艘避洪入直大稱利便則舍改濬
似別無治溜之法矧往年各運入直盡六月爲
期而近來運船輻輳之時正伏秋水漲之日前
歲有劉口直口二大溜去秋復有磨兒莊等大

至時灘俱議接築長堤歲加修守修此堤卽所
以修歸仁堤也且河口常通卽靈雖宿遷三縣
之積水亦皆有所洩斥鹵旣成腴地民舟亦避
險湖是前人之爲祖陵民生計如此其周且
遠也而今誰復有修明之者卽十舖亦漸就傾
頽管河官徃徃營差曠職可嘆矣臣敢拈出以
告後人俾知歸仁堤關係綦重不可不責成官
夫整理舖舍運貯埽料歲歲加幫真土事事紹
明前烈云爾若夫今日新開駱湖第以終泃河

一段未竟之功耳。看得新河之功，舊年宿遷縣
詳議照泇河一律估用錢糧四萬六千有奇。職
念時日已迫，全功難竟，酌量濬新，疏舊爲伏秋
避溜之着。幸黃水早發，山水接濟，而通漕糧船
盡繇本河而進。然此實望外之幸，而河身尚未
深通，堤岸尚未堅厚。較之泇河，猶未合式。且黃
河善徙，滄桑難定。謹始慮終，宜圖長策。幸今運
事已畢，議大加挑築，以爲全漕永利。一勞永逸
之計，實不敢苟且。因仍貽後日以未了之局耳。

後屢奉憲牌，議開陳溝十里河道，以收完功。該
縣連上段河功，總估銀六萬九千餘金。職週旋
踏勘審時度勢，計前慮後，於前估銀數減三分
存一，亦以始創之費甚省，而今增數培恐，啟疑
訝。況此時錢糧措處甚難，以淮徐之民凋敝已
極，夫役難堪，多派但漕糧關軍。國命脈而新
河實運道咽喉，欲持一味之節儉，恐悞今歲之
重運。故計費務求其省，計功務求其全。苦心酌
議，減估銀二萬三千六十餘兩，以陳溝十里河

工濬淺疏淤計費五千四百一十四兩四錢湖
心堤工廂埽并各壩座料物亦二千一百九十
六兩零六分至五十七里濬淺築堤之用僅一
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零九錢六分猶然以濬寓
築湖心堤岸尚怵怵懼難砥柱中流惟恐以冒
濫滋嫌故不得不爾時淮海道宋統殷議曰看
得董家溝陳家溝二口之議較計難易迂直總
不如駱馬湖爲便蓋以此處在水發重運時原
可行舟歷年往來目擊非臆說也今第於中間

築有緯道直接泇河則可避磨莊劉口二處大
險溜此亦數十年便計或久之黃河遷徙始不
可知耳此駱馬湖之工無容易者至議動錢糧
不論歲修行夫咸係河道之銀總可通融動用
第銀無虛冒工有實在又何分歲修與夫銀哉
總之此工爲必不得已之役以任事則有人以
錢糧則有項非若青田雙溝塞決大工動大衆
費多料俾淮徐州縣稱艱道苦無已時也至其
餘河道尚有可得而言者淮徐大利害第一以

皇陵為主而漕運次之每年伏秋水漲地方各
 官無不經魂喪膽日惟潰決是虞自四十四年
 狼矢溝塞後患遂移之西南兩岸無歲不決旋
 塞旋決歸仁一堤岌岌不保剝膚之憂孰大乎
 是去歲河決呂梁黃流東注則雙溝一帶悉為
 平陸今若干羊山橫築一堤則郭家嘴魁山諸
 險可以無防而河西堤岸上自三山下至呂梁
 不過三十餘里間倍加高厚聽河繇黑山口東
 注從馬家淺出口其餘支流悉行堵塞俾河流

歸一自成安瀾如此則歸仁亦可以輟防而

陵寢無震驚之虞矣下之而邳州之郭灣千係

州城此就歲修中實實修築可以免患其下解

為直口磨莊等險有見在駱馬湖之修無容論

矣而下之則自桃源以至清河尚可無虞惟至

清口則為黃淮交匯之所是漕運通塞之大關

頭也查通濟一閘外受淮二水之入而淮弱黃

強每年水漲正重運經行之時淮既不能敵黃

而黃水每挾沙而入以運船則難於登天殆水

落時而運河頓淤淺不通舟矣去歲雖大加挑濬目前儘可無患然年來糧運日遲一日既不
能復伍月閉壩之舊則重運所出卽黃沙所入
一二年後其能免於淤淺乎此必然之勢而又
非區區人工所能勝者自非速會漕運諸衙門
大加調劑力復五月閉壩之祖制恐將來憂
方大耳自此以下二百餘里河入海矣此二百
餘里內惟南岸有堤顧歷年防之而不決北岸
無堤無所專防却無甚害則以河身日高而有

决者一决卽成建瓴無堤平地與河並高無處
可决耳此亦天地平陂之大勢而非一時可定
一方可槩者也總而言之淮徐河道情形槩可
想見惟是黃河之爲河也從無十年不變之局
目今四十三年三山决口而後狼矢决雙溝决
青田决黃舖雙溝再决皆係全河之勢所用料
工庇材皆此沿河數州縣百姓年年大工錢
糧措處旣艱而所估料價皆係一定其實民間
賠費數倍無論買難卽裝運一節苦不可言如

去歲安清桃邳宿五處所需船脚所運料數費
盡心力至今猶未結
他可知及今河流
東注縷堤不遠似宜大加保固預爲修防務使
萬分有備此沿河數百萬生靈實皆賴之

古今平畧卷之十四 終

